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探義

蔡根祥*

摘要

《論語》首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節，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有或作「友朋自遠方來」者，然以為非是；迨及金朝王若虛首倡異議，至於清代，考據風熾，促使此新議之論據，彌增彌備，直欲取傳統之說而代之。

本論文遍考此議題之歷史衍變軌跡，分析傳統、新議兩造之論據，搜尋新出之材料，運用訓詁之方法，逐一檢視箇中情節，仔細考究文義之可信度，終得其樞竅。

首先以漢碑〈婁壽碑〉、〈甘陵相尚府君碑〉與文獻等引用《論語》文句，建立「有朋自遠方來」乃《論語》原文；進而破除新議所據《白虎通義·辟雍》篇所引《論語》不可靠，陸機〈挽歌〉乃文學之詞，未必可信；因而確立《論語》原文本即作「有朋自遠方來」，證實陸德明《釋文》所言正確。

復就古籍如《易經》、《詩經》、《尚書》考察，得知「朋」、「友」二字之涵義與用法：合用則混同，獨用則有差；「朋」因事而聚合，「友」緣志以相得；朋疏而友親，朋遠而友近，朋先而友後；故知《論語》「有朋」一詞，所指必非親近之人。以是則「有朋」不得解釋作「弟子」。宋翔鳳據《史記》為說，實則乃誤解《史記》文辭，倒果為因。由是得知，朱熹以為此章乃就教者而言，亦即指此乃「夫子自道」之語，並非以弟子為對象而言，故必以孔子為主體，方能符合語境。復辯駁俞樾「方來」解作「並來」之新讀法，論證此句本應讀作「有朋自遠方來」。歷來異議怪說，一概掃除，或可歸於一致。

關鍵詞：婁壽碑、方來、語言情境、宋代經說、清代經說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Ascertaining the Meaning of "To have friends come from afar, is that not also a joy?" in The Analects

Cai Genxia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of the sentence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nalects*, "To have friends (有朋) come from afar, is that not also a joy?" was ascertained by Lu Deming (陸德明) in the Tang Dynasty, although he also mentioned that somebody would think it "There are close friends and comrades (友朋) come from afar, is that not also a joy?" Until the Jin Dynasty, Wang Ruoxu (王若虛) advocated dissen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n textual researches prevailed, the arguments for this new version were enforced more and more, thereupon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was nearly replac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rough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is topic, analyzing the arguments and evidences both of the traditional and new versions, searching for newly found materials, and uses the exegetical methods to examine the plots therein,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texts, and finally grasps its pivotal meaning.

First of all, we use the inscriptions of two of the stone tablets in Han Dynasty (Loushou Bei 婁壽碑 and Ganlingxiang Shangfujun Bei 甘陵相尚府君諱) and the other literatures which have quoted this sentence to confirm that "To have friends come from afar" is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Analects*. Then we verify that the ground of the new version – the citation in the chapter "Biyong" (辟雍) of the *Bohu Tong* (白虎通) -- is unreliable. The citation in Lu Ji (陸機)'s "Elegies" is the word of literature, which may not be credible too. Thus we ascertain the original text of this sentence in *The Analects* is "to have friends from afar", confirming that Lu Deming's opinion is correct.

By reexamining the ancient books such a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Book of Documents*, we know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words "friend" (朋) and "comrade" (友) as the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following: When used in poor sense, these two words can be mixed together; but when used in rich sense, "friends" get together by a common matter while "comrades" by the same ideal; "friends" are not as close, familiar and valuable as "comrades". Therefor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word "friends" in this sentence in the *Analects* does necessarily not mean close friends. Hence "to have friends"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to have disciples." In Qing Dynasty, although claiming his authority was based upo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ong Xiangfeng (宋翔鳳) actually misunderstood its literary remarks inversely. No wonder before him Zhu Xi (朱熹) thought this chapter was for the teacher, not for the disciple. Finally, we refutes Yu Yue (俞樾)'s "bing lai, come together" (並來) as a new reading of "fang lai" (方來) and argues that this sentence should have been read as "having friends come from afar". Here all the dissents have been swept away,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could come to be unified again.

Keywords: *Loushou Bei*, come from afar, linguistic situation, Song Dynasty classics studies, Qing Dynasty classics studies

壹、前言

《論語》一書，記載孔子聖人慧哲的語言、思想，乃兩千多年來我民族文化最重要之核心典籍，歷代學人、士子無不鑽研探究，以為人生指導。然而各人研讀所得，雖咸以為我能體會聖賢之意，而細繹其說，往往流於主觀認知。

尤其是今天披閱解讀《論語》的人，人人皆自以為我得聖人之意，其前衛者雖能跳脫前人窠臼，自出機杼，又每流於主觀，缺乏論證，這種情況已經普遍成為風氣，其論述或可作為自己心中所遵循的理則，篤行實踐，然而，如果拿出來跟別人說：「這就是孔子的意思。」往往會貽笑大方，甚而變成誣陷聖人。

以下舉一則在網路上的實例來看看：

2017-03-21 長江文藝新書速遞 周國平¹

【朗讀者 | 原來我們都「誤讀」了流傳千年的《論語》經典名句】

近日著名作家劉震雲受邀參加了央視的《朗讀者》節目，他在眾多作品中選擇了朗讀自己剛被翻拍成電影的《一句頂一萬句》。

人人都會經歷孤獨，都會費盡心力地去尋找那個說得上話的人，這部作品恰恰利用了小人物的無奈，書寫了小人物心中的「委屈」。

老汪在開封上過七年學，在鹽津也算有學問了。老汪瘦，留個分頭，穿上長衫，像個讀書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結巴，並不適合教書。也許他肚子裡有東西，但像茶壺裡煮餃子一樣，倒不出來。

人問：「老汪，你有學問嗎？」

老汪紅著臉：「拿紙筆來，我給你做一篇述論。」

「有，咋說不出來呢？」

老汪歎息：「我跟你說不清楚，躁人之辭多，吉人之辭寡。」

四處流浪七八年，老汪終於在鎮上東家老范家落下了腳。

老汪的私塾，設在東家老范的牛屋。十里八鄉，便有許多孩子來隨聽。由於老汪講文

¹ 周國平：中國大陸學者、作家，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尼采的學者。資料採自維基百科網頁。

講不清楚，徒兒們十有八個與他作對。

如講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徒兒們以為遠道來了朋友，孔子高興；而老汪說：高興個啥呀，恰恰是聖人傷了心，如果身邊有朋友，心裡的話都說完了，遠道來個人，不是添堵嗎？恰恰是身邊沒朋友，才把這個遠道來的人當朋友。

老汪的老婆叫銀瓶。銀瓶不識字，但跟老汪一起張羅著私塾，老汪嘴笨，銀瓶嘴卻能說。但她說的不是學堂的事，盡是些東鄰西舍的閒話。

銀瓶除了嘴能說，與人共事，還愛占人便宜。一次老范到後院新蓋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過來，在驢馬之間說：「東家，把老汪辭了吧。」

「為啥？」

「老汪教書，娃兒們都聽不懂。」

「不懂才教，懂還教個啥？」

老季說：「不為老汪。」

「為啥？」

「為他老婆，愛偷莊稼，是個賊。」

老范揮揮手：「賊就賊吧，我五十頃地，還養不起一個賊？」

這話被餵牲口的老宋聽到了。餵牲口的老宋也有一個娃跟著老汪學《論語》，老宋便把這話又學給了老汪。沒想到老汪潸然淚下：「啥叫有朋自遠方來？這就叫有朋自遠方來。」

朗讀部分文字摘自《一句頂一萬句》（劉震雲著，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6-8-30）

.....。

在節目裡他朗讀了私塾先生老汪的故事，並以不同的視角解讀被「誤讀」了千年的《論語》經典名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如講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徒兒們以為遠道來了朋友，孔子高興，而老汪說高興個啥呀，恰恰是聖人傷了心，如果身邊有朋友，心裡的話都說完了，遠道來個人，不是添堵嗎？恰恰是身邊沒朋友，才把這個遠道來的人當朋友呢；這個遠道來的人，是不是朋友，還兩說著呢；只不過借著這話兒，拐著彎罵人罷了。

他的這番解讀被摘入 2015 年全國高考文學類文本閱讀題，計 25 分。

觀眾、讀者能夠接受這樣的說法嗎？認為孔子真的是這樣的意思麼？就是因為劉震雲的那番解讀，被大陸高考出題的委員選上了，讓千萬考生（包含將來的考生）對這一則「有朋自遠方來」的理解，形成了教條式的規範，將會變成了數以億計的學子腦海中的標準答案。

筆者認為，劉震雲在他的書裡，寫的是「小說」，小說裡可以表現作者的一切思維、想像，可以無拘無束，天馬行空，也可以有他個人切身的體會，深刻的悟解。他說的是老汪自己的體會（也許同時就是劉先生的體會），他不是在解釋《論語》這一句話，他也不認為（至少沒有直接說是）這才是孔子的原意。他這種解讀只能灌注在老汪的身上，不能就套在孔子的頭頂。然而，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國平就根據這一剎那震動心弦的感動，認為「原來我們都『誤讀』了流傳千年的《論語》經典名句」，這種率性感情式的解讀，真的能作為經典解讀的方式嗎？這不會導人於歧途、「張冠李戴」了嗎？

筆者也認為，劉震雲先生的說法很有啟發性，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情境中，也的確讓人感動與會心，所以，這種解讀自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從學術上，我們要追求的是還原孔子的原意，理解他在當下的時空環境中，之所以這樣說的用心與作用，再然後我們後人要如何運用、如何解讀，都有一個準繩，才不至於誣陷古人，避免導後人於歧途。

不止是文學家寫小說會用主觀的解讀《論語》，連思想哲學家解讀《論語》時，也會用很主觀的方式來理解孔子的話語。就像李澤厚《論語今讀》裡說：

譯：有朋友從遠方來相聚，不是很快樂嗎？

記：……與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恥感文化」，中國文化的精神是「樂感文化」。……有朋友從遠方來相聚會，舊注常說「朋」是同學（同門曰朋），因此是來研討學問，切磋修養；在古希臘，「朋友」也是關於哲學、智慧的討論者。其實，何必拘泥於此？來相見面，來相飲酒，來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別又從遠方來，一定是很久沒有見面了，在古代，這就更不容易，當然更加快樂。這「樂」完全是世間性的，卻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與你」的快樂，而且此「樂」還在「悅」之上。²

這種解釋，就是用現代的語言、生活的主觀方式來閱讀《論語》的；然而孔子的意思真的就是這樣子麼？

這種因人而異的解讀，歷史上無所不在。也有因所講解的對象不同，也能說出一套不同的理論來。比如古代對帝王說《論語》，就不可能跟常人一樣了。如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呂公著跟宋仁宗的談話說：

²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 2 月北京第四次印刷）頁 24。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未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大矣。」³

呂公著對宋仁宗說的，也只能符合仁宗的身份與勸誡的目的，並非孔子所說的原意。

貳、宋代以前「有朋自遠方來」之解讀

綜觀自古以來解說《論語》的狀況，宋代以前對這一章節的解說，從何晏的《論語集解》，到邢昺的《論語注疏》、朱熹的《論語集註》，大致上都是從內涵意義上作探討，在字詞訓詁、版本是非上，並未有太多異說。

何晏《論語集解》對這一章節的解釋很簡單，就只說了一句「苞氏曰：『同門曰朋』也」。⁴倒是皇侃對此作了很詳細的解說，如下：

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綢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為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疏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忌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影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⁵

³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一百九十九，頁24〈仁宗〉。

⁴ 「苞氏」，即是包咸，文獻有寫作「包氏」、「苞氏」，同一人。本論文隨文引用，不作修改。

⁵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一，頁3。

皇侃根據「同門曰朋」一句之意，即發揮為說，以為「朋」既是同在師門之人，就是同儕、同學，雖然相較於「友」而言，尚屬於彼此疏淺的交往，不過已經是認識的對象。在同一師門之中，當然也有更知己深交、志氣投契的好友同學，這是相對而言的。而之所以會「有朋自遠方來」，是因為老師的道德學問高深聲遠，所以能吸引遠方之人來共相講論學習。已經是同門之「朋」，彼此交接瞭解之後，也就有可能進一步成為同志的「友」。所以，皇侃以為經文雖然止有「朋」字，而「友」必在其中；雖然說「遠方來」，而實際上近者早就到達了。

從皇侃的論述裡，可以看出一點，就是他認為這一章的**語言情境狀況**，是孔子對學生說明學習的態度、立場與心境：要弟子「學而時習」，深入體會瞭解；「有朋自遠方來」時，多共相講論，彼此切磋；當別人不能接受自己時也不必慍忿。換言之，這一章就是孔子對學生說的話；當然這也可能是孔子自己的切身體會而得的觀念。

宋代邢昺的《論語注疏》對這一章的說明，由於邢昺的立場同樣是根據何晏而來的，所以其論述基本上跟皇侃也差不多，不過，反而沒有顯示出孔子語境的概念。⁶

這種解讀的想法，可以從漢代追溯其源頭。班固《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可見將這一節「有朋」解釋為「師弟子」、「同門曰朋」，是從漢代以來的傳統。⁷

宋代義理之學興起，在思想上也引發出不同的思維概念，他們強調要體會「聖賢氣象」。尤其是對《論語》各章節的語境的體會，似乎與唐代以前學者註解有所差異。其實，《論語》最難處理的，就是缺乏說話的「語境」，要知道「語境」不同，語句解讀就會產生變化。然而對於宋代的義理學家而言，《論語》缺乏「語境」的缺點，反而成了他們發揮自由思考義理的空間。其中當然以朱熹的《論語集註》為代表了。朱熹於《集註》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⁸

朱熹《集註》對「朋」字的解釋只說「同類」，並不像何晏、皇侃等強調「同門」。而且他引用程子之言說「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主體是「以善及人」的人，也就是說這句話的主角應該是位可為人師者，即是孔子自己。換言之，朱熹認為這《論語》首章，不是孔子為了學生的

⁶ 魏·何晏集解，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義《論語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一，頁1。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受學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

⁷ 然而《白虎通義》的原文如下：「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同也，視子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可見《白虎通義》引用《論語》這一句，是包含師、弟子兩層面的，並非如皇侃般止於同門同儕之間的關係。

⁸ 宋·朱子《論語集註》（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一，頁1〈學而第一〉。

學習處事態度與心境而說的，而是夫子自道其為學、進德、處世的原則與心態；如此一來，整章的體會與理解就跟皇侃等產生差異了。

這種解說，還可以從朱熹平常講論時得記錄中看得到。如：《朱子語類》陳文蔚所記曰：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⁹

從這一段討論中，分明道出朱熹對「有朋自遠方來」的解釋立場，就是「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即是以孔子的立場來說的，就是「夫子自道」之語。

這種解讀《論語》的思維義理，從宋代初期即已經顯現。如宋·劉敞《公是七經小傳》卷下談到《論語》「有朋自遠方來」條時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衆也，可以為師而衆歸之。¹⁰

認為「朋」所指的對象是眾人，包含的範圍很廣，甚至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因慕名而自遠方前來；而「可以為師而衆歸之」之語，明確表達是因為孔子已經對自己的學術德行有堅定的信心，足以傳道為人師，所以才會「衆歸之」。這明顯表示這一章是「夫子自道」之言。程頤對《論語》的解說，朱熹已經直接引用。¹¹ 其他如宋·錢時撰《融堂四書管見》卷一、宋·張栻撰《論語解》卷一等，均有相似之論述。

參、宋代以後之新議題——「有朋」與「友朋」

清代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將宋代定為「疑經時代」。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記載當時的情況曰：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

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八十七，頁33，〈禮〉四，陳文蔚記。

¹⁰ 宋·劉敞《公是七經小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下，頁1《論語》。

¹¹ 宋·程頤《程氏經說》（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七，頁1，《論語說·學而》。記載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其他如宋·錢時撰《融堂四書管見》卷一、宋·張栻撰《論語解》卷一等，均有相似之言論。

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¹²

既然宋代學者以開疑經之端，且風起雲湧，其後學者多所發勵。故而雖然元代科舉考試以朱熹之學幾乎定於一尊，然而挑戰權威者大有人在。金·王若虛《滹南集》〈謬誤雜辨〉條下，有論及《論語》此一節說：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圜云：「有朋自遠，揚摧古今。」豈成語哉！然歐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繆久矣。南齊巴陵隱王寶義為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形于自遠。」尤不可也。¹³

王若虛這段文字說得並不清楚，他批評蕭大圜所寫文章用「有朋自遠」不成語句，也將南齊巴陵隱王太尉詔「形于自遠」句指責更不像樣，還有歐陽修《集古錄》中記載有東漢〈婁壽碑〉，碑文中有「有朋自遠」之句是謬誤的；其主要的論點是指《論語》「有朋自遠方來」句中「有朋」一詞有問題。此論議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對《論語》釋文有說：「有或作友，非。」這一段材料在宋代學者討論中，尚未有發酵成題，迨及王若虛始正式提出質疑，認為傳本《論語》作「有朋」乃語文錯誤，本應該作「友朋」。

這一論議從王若虛提出，到明代為止，都沒有受到經學家的重視。及至清朝考據辨古之學術風氣盛行，此一論題即成為學者熱切關注之焦點。而清代學者對此問題大致上分成兩派對壘，一邊是支持傳統文本的「有朋自遠方來」是正確的，另一方則是反傳統，認為《經典釋文》所說的「有，或作友」才是對的，原本應是「友朋」、「朋友」，這種主張的學者反而更多，而且不乏知名之士。

對此論題有所論議者，可見得者最早為盧文弨（1717—1796），其所著《釋文考證》中說：

《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

14

盧氏以相似語法之例來證成「有朋自遠方來」是無誤的。其後陳鱣（1753—1817）《論語古訓》解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節時說：

《釋文》：「有或作友，非」。包曰：「同門曰朋也。」《集解》文。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

¹²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八，頁39。

¹³ 金·王若虛《滹南集》（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三十三，頁11，〈謬誤雜辨〉。

¹⁴ 清·盧文弨《釋文考證》。據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第三刷）頁5引述。

曰。¹⁵

可見陳鱣亦知「有或作友」之說，而仍採用《釋文》以為「非」之說。

大蓋自乾隆中葉之後，多位學者對此論題有所辨議，而且皆持反傳統之見解。其中最先發聲者為翟灝（？～1788），彼於所撰《四書考異》中《論語》卷下，論證如下：

「有朋自遠方來」○陸德明《論語釋文》曰：「有或作友，非。」《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王若虛〈誤謬雜辨〉曰：「《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園云『有朋自遠，揚摧古今』，豈成語哉！然歐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繆久矣。」¹⁶

可見翟灝首先注意王若虛所提出之辨詞，並根據《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之文作「朋友自遠方來」，以補充證明王若虛之論述，而更有證據。

其後武億（1745—1799）撰《群經義證》又增益其論述曰：

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引「朋友自遠方來」，有正作友。袁山崧《後漢書》「海內通士檀文友」，《羣輔錄》亦作「有」。《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¹⁷

武億根據文獻中之引用文字，《白虎通》引作「朋友」，而袁山崧《後漢書》「海內通士檀文友」之「友」字，《羣輔錄》亦作「有」者，加以《釋名》訓友為有，可見「有」乃「友」字之通同字，因而反對陸德明以為「非」之說，偏向以《白虎通》之引文為準。

後來，阮元（1764～1849）撰《論語校勘記》，更進一步肯定此說之可信，其言曰：

「有朋自遠方來」。《釋文》出「有朋」云「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同門曰朋」，皇本「朋」下有也字。¹⁸

阮元除參考《白虎通義》之引文外，另加鄭玄註解為證，進而肯定「舊本皆作友字」，其意即

¹⁵ 清·陳鱣撰《論語古訓》（愛如生古籍資料庫《全清經解》清嘉慶元年刻本），卷一，頁1A。以下引用書本，僅稱《全清經解》，不贅述資料庫名。

¹⁶ 清·翟灝《四書考異》（《全清經解》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十一年補刊《皇清經解本》）卷四百五十一《論語》，卷451，頁1A。考翟灝生年不詳，然其於乾隆十九年（1754）登進士第，則其生年當約於雍正年間（？—1733）也。

¹⁷ 清·武億撰《群經義證》（《全清經解》清嘉慶二年授經堂刻本），《論語》一卷，頁1A。袁山崧《後漢書》所引資料，見於清代顧炎武《唐韻正》卷十，〈上聲四十四〉「有」韻下「友」字條引錄。

¹⁸ 清·阮元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論語校勘記》（《全清經解》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十一年補刊皇清經解本），卷1016，頁6A。

是《論語》原本當作「朋友」或「友朋」，而非「有朋」。然其所引鄭玄注並非出於《論語》註解，有移花接木之嫌。

阮元之說，為洪頤煊（1765—1833）所徵引而發揮。洪頤煊撰《讀書叢錄》24卷刪，論及此議題說：

〈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或作友。非」。阮尚書《校勘記》：「《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頤煊案：《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注引《論語》為證，有亦當作友。¹⁹

洪頤煊所論述，除全面繼承阮元所言，更增益論據，提出陸機〈挽歌〉詩句以及李善注引《論語》為證，其論述更趨堅強完善。

幾乎前後同時，臧庸（1767-1811）對此議題亦有申述己見，其《拜經日記》為此論辨曰：

「有朋自遠方來」。《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釋文》：「有朋，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為《魯論》，包、鄭所注，亦是《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所采苞注，亦刪節不完；其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²⁰

臧庸基本立場與阮元相同，並且明確指出鄭玄之注乃出於《易經》、《周禮》之註解，並非《論語》注。又認定班固《白虎通》引《論語》之文，乃《魯論語》，包咸、鄭玄注亦為《魯論語》，從而推定《魯論語》原文當為「朋友自遠方來」，而此一版本正是陸德明所見之或本作「友」者。更有進者，臧庸以為，何晏《集解》所引包咸之註解，若對應「朋友」經文而言，本當尚有「同志曰友」之句，然因何晏所據本作「有朋」而非「朋友」，故此何晏引用時有所刪節；如是，則經文語句與註解文字若合符節，天衣無縫。

在清朝，這個議題之殿軍應該是梁章鉅（1775—1849）。梁章鉅《論語旁證》中對此論題曰：

「有朋自遠方來」。包氏咸注：「同門曰朋。」《釋文》云：「有或作友，非。」按：《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又《易·蹇·

¹⁹ 清·洪頤煊《讀書叢錄》（《全清經解》，清道光二年富文齋刻本），卷七，頁1B。

²⁰ 清·臧庸《拜經日記》（《全清經解》，清嘉慶二十四年武進臧氏拜經堂刻本）卷一，頁8。

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注亦引《論語》作「友朋」。然則《魯論》舊本當是「朋友自遠方來」，《釋文》所見本「有」亦作「友」，但當在「朋」下。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句，因經作有，故刪之乎。朱注則直據何氏《集解》本耳。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義，自《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周禮·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肆習之後，既已分開，又復來令，致足娛樂，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為苦，則必以合為樂也。」阮先生曰：「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為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而已。」

21

從這一段論述看來，梁章鉅可調整前人之說而為論，**成為此論題之集大成者**。更引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之說，認為「朋」乃門戶之名，故以「同門曰朋」為是。同時代學者潘維城（？—1849）撰《論語古注集箋》十卷，亦有相同之論述。²²

此一論題其實尚有餘音裊裊不絕。清代考據之學殿軍俞樾，又從已經大致完成之論述中，提出新問題。俞樾（1821-1907）於所著《群經平議》〈《論語》一〉下曰：

「有朋自遠方來」〈學而〉。何晏《集解》引包曰：「同門曰朋。」樾謹按：《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即有並義。《淮南·汜論》篇曰：「乃為齋本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尚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並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即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如《周易》「不甯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此，其說各具本經。²³

²¹ 清·梁章鉅《論語旁證》（《全清經解》，清同治十二 1873 年刻本），卷一，頁 2AB。此書有俞樾序於同治癸酉六月，俞樾與梁氏子乃同年友，故得睹其書而為序。

²² 清·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全清經解》，清光緒七年江蘇書局刻本）卷一，頁 2B—3AB。

²³ 清·俞樾《群經平議》（《全清經解》，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春在堂全書本）卷三十，〈論語一〉，頁 1AB。

俞樾徵引阮元、洪頤煊二人之說，主要執文獻用例之證據以立論；且本文既是「友朋」，則「曰友曰朋」，是有友有朋，明不止一人，為配合此語意，於是將「方」字訓為「並」，意指有友有朋紛紛自遠陸續前來也。故其文句解釋作「友朋自遠，方來」而非「有朋自遠方，來」。

考此「方來」之說，其來有自，當源於清代戚學標（1742—1824）所創。戚學標《四書續談》六卷〈外編〉中陳述其論曰：

「有朋自遠方來」。「方來」，非不定之辭，正見來之未已。《易》：「不寧方來」、「朱芾方來」，其讀也以見來者，言轉有數矣。²⁴

「來之未已」、「來者轉有數」即是紛紛前來之意，俞樾結合梁章鉅之集成論說，復引申改變句逗讀法，又釋出一新意也。

自從翟灝、武億、阮元、洪頤煊、臧庸、梁章鉅、俞樾等人相繼疊架「友朋」之說，其說亦頗有論證根據，遂使清代當時即有學者說解《論語》之作，直接將所執持之《論語》文本，由「有朋」改為「友朋」。清末戴望（1837—1873）撰《戴氏注論語》二十卷，其中論〈學而〉首章，其文曰：

「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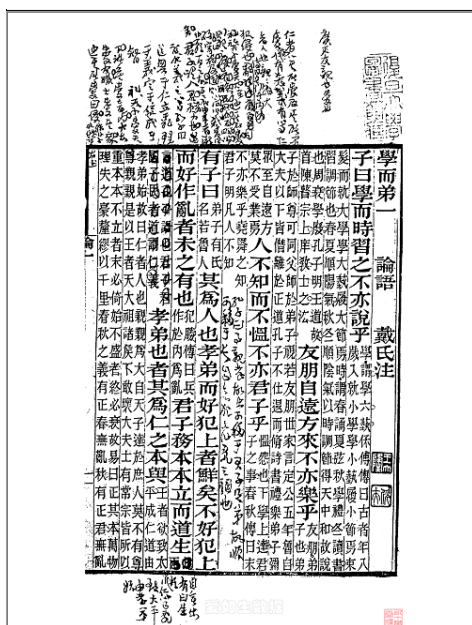
友朋，弟子也。弟子於師，尊可同父；師於弟子，視若友朋。〈世家〉言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²⁵

可見「友朋」之辨說，已為當時不少學者所認同，並據此以改易《論語》文本，其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²⁴ 清·戚學標《四書續談6卷》（《全清經解》，清嘉慶刻本）《四書續談·外編》卷一，頁1A。

²⁵ 清·戴望《戴氏注論語》（《全清經解》，清同治刻本）〈學而〉第一，論一，頁1A。

《戴氏注論語》書影：



至於持傳統舊說者，則寥寥無幾，面對「友朋」、「朋友」之新論，亦勉力為之論辯。如：馮登府（1783—1841）撰《論語異文考證 10 卷》，及針對翟灝、武億、阮元等人所提出之論述，加以辯駁，主張原來「有朋自遠方來」為正確。其《論語異文攷證》卷一云：

「有朋」。《白虎通·辟雍》引作「朋友」；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似有「友」字。《釋文》「有或作友，非」。案：有、友古通。《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與有同義」。《鹽鐵論》引《春秋傳》「季友」作「季有」，是也。盧氏文弼《釋文攷證》云：「《呂氏春秋·貴直》論『有人自南方來』，句法相似，作『有』字為正。」案：漢《婁壽碑》云：「下學上達，有朋自遠。」並用《論語》文，盧氏之說可信。²⁶

顯而易見，馮登府承用盧文弼之論說，主張「有朋」為正。而馮氏則更取王若虛所曾言及之歐陽修《集古錄》中《婁壽碑》內文為證，蓋《婁壽碑》中文字，實明確可見為引用《論語》之文，可證明何晏《論語集解》本作「有朋自遠方來」，確有根據，並非虛假訛誤而成。馮氏以為，「有」與「友」通同，引《荀子》、《鹽鐵論》為證，此與前述武億之說類似，惟武億取向「有」應當作「友」，馮登府則以為「友」應作「有」用，以應承盧文弼之說。

繼馮氏而續作辯證者，則有劉寶楠（1791—19 世紀?）。劉寶楠《論語正義》中云：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

²⁶ 清·馮登府《論語異文考證》（《全清經解》，清道光十四年廣東學海堂刻本）卷一，頁 1A。

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為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婁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²⁷

劉寶楠對「有朋」一詞，採取宋翔鳳之說，解釋作「弟子」；然劉氏不認為《論語》原文為「朋友」，而應該是「有朋」，故而引用盧文弨所論述，馮登府所引〈婁壽碑〉為證。至於《白虎通》作「朋友」，劉氏以為既有〈婁壽碑〉引《論語》作「有朋」，則漢代《論語》原句本應為「有朋」，即使有作「友」者，亦應比照順序排列為「友朋」，此即為《經典釋文》所言之「或本」。

總而觀之，有清一代自翟灝倡為新說，以為「有朋」應為「朋友」，繼者蠡出，大師競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論證彌完，深入人心，遂至有以直改《論語》原文為「友朋」者。而為傳統之文句辯證者，屈指可數，所見者唯有盧文弨、馮登府、劉寶楠三家而已。

肆、民國以來《論語》學者註解之認知與回響

民國初年，因為西風東漸，雖然已經廢除讀經，然而一般人可能不必都研讀四書五經，但經典依然是我文化、生活、社會價值的重要支柱。研究《論語》者尚不乏人，大師鴻儒於焉而在。

對於《論語》首章「有朋自遠方來」一節，各位專家學者均有探討。如成書於1942年由程樹德（1877—1944）編集之《論語集釋》，即是其中重要著作。程樹德於此章集釋中，先列述《釋文》、《白虎通·辟雍》篇、阮元《論語校勘記》、臧庸《拜經日記》、洪頤煊《讀書叢錄》、武億《群經義證》、盧文弨《釋文考證》之後，復加上按語說：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論語》類謂包為《魯論》，作「有朋」；《周易·蹇》正義引鄭玄注並解「朋友」。陸德明《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凡與魯異而不言從古者，齊、古同也。然則作「有朋」者，魯論也；作「朋友」者，齊、古論也。²⁸

程樹德採用接近臧庸之意而折衷之，認為《論語》古即有不同版本，有《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故此有作「有朋」，有作「友朋」「朋友」之異。

²⁷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全清經解》，清同治刻本），卷一，頁3A。

²⁸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第3刷）頁5-7。

同一時段，有楊樹達（1885—1956）撰著《積微居論語疏證》，²⁹以不同之觀點來討論這一章節。楊樹達曰：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禮記·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孟子·萬章下》篇：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樹達按：「人友天下之善士，故有朋自遠方來。同道之朋不遠千里而來，可以證學業、析疑義，雖欲不樂，得乎？」³⁰

楊氏先引列古籍中有關論「朋友」之文獻，然後依照自己之體會，闡釋其內在涵義。然而楊樹達並未討論及「有朋」抑或「朋友」之異，而所引用皆以「友」為主，可見其不以此為意，止於內涵意義之說明。

至於海外學者，如日本漢學家竹添光鴻（1842—1917）撰寫《論語會箋》，對此章節之論述，則曰：

《說文》無「朋」字，而有古文鳳字，曰：「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凡共事者，同類者，皆可謂朋也。《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是以類釋朋；而《洛誥》「孺子其朋」，則謂群臣為朋，以其共事也。古者兩貝亦為朋，見《漢書·食貨志》。有《詩》「菁菁者莪」，《箋》云：「古者貨貝，互貝為朋。」兩樽亦為朋，《詩·七月》「朋酒斯饗」，《傳》云：「兩樽曰朋。」故因謂儕輩亦為朋。重言則曰「朋友」，單言則曰「朋」、曰「友」，其義一也。孔子於門人亦每稱朋：「朋友死，無所歸」是也，此類亦多。《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為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乃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三樂之一，此章即是也。「閔子侍側，，聞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樂」字當為如是觀。³¹

竹添氏於解釋論說中，並未提及「有朋」與「朋友」之別，蓋其底本以朱熹《論語集註》為之，

²⁹ 楊樹達於59歲1943年2月，始著《論語疏證》，12月，《論語疏證》石印本出版。

³⁰ 楊樹達《積微居論語疏證》（臺灣大通書局，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再版），頁1。

³¹ 〔日本〕竹添光鴻《論語會箋》（《崇文叢書》，日本大正十四年東京崇文院排印本）《論語會箋》卷第一，頁3，總頁466上。

朱熹所本並未觸及此一問題，故竹添光鴻亦未著筆。然文中可知竹添氏以「有朋」即涵蓋「朋」與「友」，兩者無別，其義一也。而其主張「有朋」即是指弟子，是以列舉文例以證之。其實，竹添光鴻之說亦參考清代各家所得而成，若：徐灝《通介堂經說》三十七卷、陳立《白虎通疏證》十二卷，皆先竹添氏而有所論述之矣。³²

兩岸分治之後，在臺灣地區研究《論語》者甚夥，如：毛子水（1893~1988）《論語今註今譯》出版於民國六十四年。毛氏於《論語今註今譯》中說：

註解四：臧庸《拜經日記》：「……」按：臧說固有理據。但「有朋」句似是《論語》最早的元文；作「朋友」或「友朋」的，當由於傳寫者的改變。

譯文曰：「有弟子從遠方來，這豈不是很可快樂的嗎？」³³

由毛氏所論述文字，可見彼曾遍閱民國以前相關之討論文獻，而引臧庸之論文代表，對「朋友」、「友朋」之說則以為論述固然有理，文獻證據以不乏可取者，然所持論尚不足以推翻原來「有朋」之文，是以認為「朋友」之說乃傳寫者傳抄有誤所致，然而其認定論證所根據，並未陳述交代。。

在臺灣，《論語》最普及之讀本，應該以由謝冰瑩、李鑒、劉正浩、邱燮友四位執教於大學學者共同註譯之《新譯四書讀本》為代表，該書由台北三民書局出版。書中對此章節之解說如下：

註釋 7：朋，同類也。包咸曰：「同門曰朋。」

語譯：有同道的朋友從遠處來，不是很快樂的嗎？³⁴

此書根據朱熹《論語集註》為基礎，故解釋「朋」為同類，即出於朱熹說；又補入何晏《集解》說作補充而已。此書乃一般讀者所用，故而所論不及學術精細之處。

而對岸大陸學者中，則有大家學者如：楊伯峻（1909~1992）撰寫《論語譯注》，其書中說：

³² 清·徐灝《通介堂經說》（《全清經解》，清咸豐四年刻本），卷三十五，其文曰：「朋之本義，起於兩貝為朋，《漢書·食貨志》「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說詳《說文箋》。」。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全清經解》，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卷八。其文曰：「朋古鳳字，《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引伸之，凡相比者皆為朋。《詩·七月》「朋酒斯享」，謂兩樽也。《詩·菁莪》「錫我百朋」，為五貝也。……其實對文別，散則通也。」

³³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1月修訂版第六印），頁1-2。

³⁴ 謝冰瑩、李鑒、劉正浩、邱燮友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國65年5月修訂六版），頁53。

譯文：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

注釋五：「有朋」：古本有作「友朋」的。舊注說「同門曰朋」。宋翔鳳《樸學齋札記》說，這裡的「朋」字即只「弟子」，就是《史記·孔子世家》的「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譯文用「志同道合之人」即本此義。³⁵

其中說明解說之所本，用宋翔鳳之說，以「有朋」指弟子，而不涉及論辨「有朋」「朋友」之差異。

黃懷信編著《論語新校釋》，對此章節之解說如下：

「朋」，「朋友」之省。「朋」字在古文字作「𠂔」，像連在一起的雙串貝之形，引伸指二人關係特好，像綁在一起一樣，故有「朋友」之說。包咸、鄭玄皆云「同門曰朋」，於訓詁沒有依據，不可從信。今或釋「志同道合者」，尤無據。《說文》解為「古文鳳」，實借字。³⁶

黃懷信以文字學之角度來詮釋「朋」字，認為「朋」就是雙串貝之形，引伸指兩個關係要好者，朋即是朋友，所以無須討論「有朋」抑或「朋友」問題。

以如斯諸家之說觀之，多有根據清代學者之論而發揚之者，亦有純按照朱熹所據者，而凡主張「朋」即是「朋友」之說，多不討論「有朋」「朋友」問題，似乎此論題漸趨隱平。

伍、「有朋自遠方來」節訓詁詮義

《論語》首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節，雖已經千載以來之講論，其間有起有伏，有因故亦有新義，而今似乎漸趨平靜。然而，筆者以為問題並未熄滅，亦未曾得到終極之處理。

筆者所思，此章節仍須討論解決之問題，至少尚有兩點：第一是《論語》原文到底是「有朋」抑或「友朋」「朋友」？第二是「有朋」「朋友」所指乃弟子嗎？茲作以下之探討，以求得到更明確的解決方案。

一、「有朋」抑或「友朋」「朋友」

討論問題，各有所持，自說自話，則失討論攻錯之效。是以議題立論，要在能破能立。依照前述清朝諸學者所論，皆在能立，提出證據，證成一己之說；至於反方之論證，往往置而不論；於是二說對立，各自為政，終未歸一；故後世論者每多折衷兼採，執兩用綜。

³⁵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明倫出版社，民國60年10月初版），頁1。

³⁶ 黃懷信：《論語新校釋》（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2。

然而討論此議題，應能破能立處之，經束汰之後，復行論析，冀能得確鑿之說。今檢視歸納兩說，分析所述論證，再行一一破立，乃可得實。茲先行列述「朋友」、「友朋」之論證如下：

1. 王若虛認為「有朋自遠方來」在語法上有瑕疵。
2. 翟灝舉證《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3. 武億根據《白虎通》引「朋友自遠方來」，而袁山崧《後漢書》「海內通士檀文友」，《羣輔錄》亦作「有」。主張「有」可以為「友」，二字相通。
4. 洪頤煊舉《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注引《論語》為證，有亦當作友。
5. 臧庸據《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推出《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特「友」字當在「朋」下。
6. 臧庸更推測：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苞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

至於維護傳統「有朋」之說，亦列出其論證如下：

1.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有』或作『友』，非。」
2. 盧文弨《釋文考證》徵引《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是語法無誤，作「友」非是。
3. 馮登府《論語異文考證》引用《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鹽鐵論》引《春秋傳》「季友」作「季有」，證明有、友古通。
4. 馮登府引證漢《婁壽碑》云：「下學上達，有朋自遠。」並用《論語》文，則原文作「有朋自遠」可信。

今對照兩造之論證，其中可以析論者如下：

其一、陸德明《經典釋文》表示曾見作「友」之版本，然陸德明斷定為「非」，雖或必有所據，然無從稽考為何。

其二、盧文弨引證《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與「有朋自遠方來」句法極相似，可證明語法無誤，可以抵銷王若虛之說。

其三、武億主張「有」可以為「友」，二字相通。馮登府亦以為有、友相通，然認為「友」通為「有」。二說各執一辭，不分軒輊，可算平手。

其四、臧庸據《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推論出《魯論》舊本是「朋友自遠方來」。然而鄭玄之註解並非出於《論語》注；故此一推論有移花接木之弊，不可成立。

其五、臧庸質疑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並推論苞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何晏本經作「有朋」，故刪節之。今以馮登府所舉《婁壽碑》觀之，何晏本經作「有朋」乃有據存在之事實。而包注被刪節之說，亦止於推測，信口滔滔，不足據信。

傳統「有朋」與新議「朋友」兩造互相抵銷，所餘下者，則有新議所引《白虎通義》引《論語》作「朋友自遠方來」，以及《文選》陸機〈輓歌〉作「友朋自遠來」兩條證據，若此兩證成立，則作「友朋」或「朋友」不可非，至少可與「有朋」並存。

今查考《白虎通義》一書，其中提及《論語》者 48 次，引用《論語》中文詞語句者超過 60 次。若逐一檢查對照，可以發現《白虎通義》所引《論語》文句，並非嚴格之原文文本，而是如隨口背誦，時時節略，跳躍相接，甚至同一語句，文字參差差異等，不一而足。茲略舉數例以見其狀：

《白虎通·社稷》	《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
《論語·子張》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節略、跳接之例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	《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
《論語·公冶長》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論語·鄉黨》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禮記·檀弓上》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此段前引子路之言，少「而無憾」三字。次段「又曰」所引，前半出《論語·鄉黨》篇，缺「死」字，後半並非《論語》文句，乃出自《禮記》，以所論相似，遂接連成文。可見《白虎通義》引用《論語》之文句，往往隨意為之，並非嚴格徵引原文。

《白虎通·三軍》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白虎通·三正》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
《論語·堯曰》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此引用同一段文句，而前後不一者，有省略，有以類似之文字替代也。

由此可見，《白虎通義》所引《論語》文句，並非嚴格之原文，其文句有改易，有脫漏，有跳接，有省略等，不一而足。以此而論，《白虎通義·辟雍》篇所引《論語》作「朋友自遠方來」，未必是當時《論語》原文，乃因此論辟雍教育，師弟子之間有「朋友」、「父子」、「君臣」三層涵義，而所引《論語》即在證明師弟子有「朋友之道」，故而順勢作文，以符合所論旨要。

耳，不足以證明《魯論語》如是，更未可以此論斷必有如斯版本者。

至於《文選》陸機〈挽歌〉作「友朋自遠來」，考察此篇文章，在「友朋自遠來」句之前後文句如下：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
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
遵長薄，送子長夜臺。³⁷

李善於「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兩句下注解曰：

《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
曰：「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陸機（261—303），西晉文學家，與其弟陸雲合稱「二陸」。此首挽歌充分表現其文學素養；尤其「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四句，對仗工整，詞情深切，親戚同族，皆來執紼送葬，知交朋友，全數遠來弔喪；對逝者而言，可謂備極生榮死哀。陸機創作此詩時，腦海中未必先有文獻典故而後成句。即使陸機創作之時已思用典，一如李善所注者，仍須視文藝辭采之需求，情致涵義之表達，加以調整修飾。《論語》原句「有朋自遠方來」，所來之「朋」僅止於少數，絕非蜂擁而至之盛，若用原文，則何以彰顯逝世者之榮哀？故必然改易原文，以符情思表達之需。以此言之，陸機「友朋自遠來」之句，其嚴格全用《論語》原文之機率，鮮矣。

至於李善注「周親」一詞出自《尚書》，其意並非以為此乃《尚書》原句，乃用其典故詞彙而已；³⁸ 同理比之，以《論語》「有朋自遠方來」注解「友朋自遠來」，止謂此句與《論語》有相似之語，而並非認為《論語》有此原文。

總而言之，主張《論語》原文為「友朋」、「朋友」所持證據：《白虎通義·辟雍》篇、陸機〈挽歌〉之句，其證據效能極弱，疑慮之處多有，不得視為有效之鐵證。

反之，傳統論述主張《論語》原文為「有朋」者，其所持證據則較確實。金朝王若虛嘗謂：「後周蕭大圓云：『有朋自遠，揚推古今。』豈成語哉！」其實，此即是《論語》引文之一明證也。考之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蕭大圓傳》，記蕭大圓自言其志曰：

³⁷ 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28，頁32〈樂府下〉，陸士衡〈挽歌〉詩三首之一。

³⁸ 李善以為「周親」出於《尚書》，蓋謂出於《尚書·泰誓》篇。其實不然；考《論語·堯曰》篇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本《尚書·泰誓》篇之有此句，乃偽《古文尚書》作者自《論語》剪截所廁入。陸機乃西晉詩人，當時偽《古文尚書尚》未出現，學者不可得而徵引。然則陸機此句，蓋或出於《論語》而非《尚書》。雖然，陸機既熟讀經典文獻，古籍中語詞隨時浮現，是以未必先存用典之意。

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³⁹

其中充滿經典語句，「褰裳」出《詩經·鄭風》，「展禽」之免出《左傳》，「濟南之徵」指伏生傳《尚書》，「介春酒」源於《詩經·豳風·七月》，「探至蹟」出《周易·繫辭上》。且蕭大園為梁簡文帝之子，國亡之後，於周為麟趾殿學士，學問淵博，嫻熟經典；然則文中「有朋自遠」句，出於《論語》，實屬自然。

傳世文獻之中，引用《論語》首章「有朋自遠方來」者，尚有梁·任昉〈求為劉瓛立館啓〉，見於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所載，其文曰：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歷遷于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棲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集。臣第西偏，官有閒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覺墊，薄藝桑麻，粗創茨宇。⁴⁰

任昉為梁朝文學大家，文藝經史，曉暢心腹，此篇啟文中，運用經典故事甚多，此引用「有朋自遠」，當是彼時所讀《論語》之文無疑。若合前述蕭大園之引用文字並觀之，可見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所讀《論語》並無二致，此句皆書作「有朋自遠」。

王若虛辨《論語》首章謂其中解讀有誤，曾謂「歐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繆久矣」；清代學者之倡為新說者，除翟灝之外，皆未有提及此〈婁壽碑〉；或者以為《白虎通義》成書於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為時較早，且出於班孟堅之手，當為可信；而〈婁壽碑〉撰寫於漢靈帝熹平三年（174）時間又較班孟堅為晚，故以〈婁壽碑〉為謬誤。而清代主張傳統「有朋」為是者，馮登府、劉寶楠皆必引此碑立論，可見此碑文之重要性。

馮登府云：「漢〈婁壽碑〉云：『下學上達，有朋自遠。』並用《論語》文。」既然「下學上達」一句出於《論語》，則「有朋自遠」亦當然如是。而筆者更深入查考此碑，發現其中出於《論語》之句，實不止於此。以下引此碑全文，以見其概。碑文如下：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陰]（隆）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

³⁹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42，頁9，〈蕭大園傳〉。

⁴⁰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三十八，頁41，〈禮部上〉。

中郎將。祖父，大常博士，徵朱爵司馬。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不厭**。不攸廉隅，不飭/小行。**溫然而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樂且溺於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佚淨漠；徧俠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冕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麤絺大布之衣，糲^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捲樞甕牖；樂天/知命，權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士，高尚其事。鄉鄰州鄰，/見親愛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174），不祿。國人乃相與論/惠處諡，刻石作銘，其詞曰：/皇矣先生，**襄惠**惟明；優於《春秋》，玄嘿有成。知賤為貴，與世無爭。徧俠/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歿聲邕，千載作珍；絲之/日月，與金石存。⁴¹

以上碑文，用斜粗體表出者，皆出於《論語》，共有十處之多，表列如下：

《論語·述而》：子曰：「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論語·學而》：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論語·述而》：子 溫 而厲，威而不猛， 恭 而安。
《論語·公冶長》：子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
《論語·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論語·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論語·述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⁴¹ 宋·洪适《隸釋》（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九，頁10。

《論語·里仁》：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論語·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既然此碑文中引用《論語》文句如此之多，可見撰寫此碑文者精熟《論語》之文句，典故了然於胸，隨手拈來，順若貫珠。而其文字與今本《論語》相較，亦無甚差異，則其引「有朋自遠」，必為當時所傳之《論語》原文無疑。

婁壽碑圖例：



此碑自歐陽修《集古錄》著錄，並詳細交代此碑之存在遷徙之過程曰：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又曰：「有朋自遠，冕紳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還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⁴²

歐陽修當時並未據此而論辨《論語》「有朋」問題，反而由金朝王若虛持此作否定之議，至為

⁴² 宋·歐陽修《集古錄》（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三，頁12。

可惜。婁壽卒於東漢靈帝熹平三年，西元 174 年，可證當時學者流傳之《論語》文本，即作「有朋自遠方來」，並無其他異文。

筆者更考於其他漢碑，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其中碑刻文字，亦有《論語》此句者。其碑文曰：

□諱博，字季智，司空公之少子也。孝弟昭于內，忠□耀於外。聰叡廣淵，兼覽七□。墳典素丘，河雒運度。該三五之籍，歌周孔之奠。常以《易》、《詩》、《尚書》授，訓誨不倦。□其食弗食，非其服弗服。群儒駿賢，朋徒自遠。有韓魏之家，自視歎然。得士若□，聞善若驚。思純履勁，經德不回。學優則仕，歷郡習坐，再辟。司隸公薨，拜郎中□察，孝廉平□，悉以病去。司空辟，遭公夫人憂。服闋，司空司隸，並舉賢良方正。/（殘石，無穿）

文中「訓誨不倦」、「朋徒自遠」、「學優則仕」，皆出於《論語》。其中「朋徒自遠」一句，承上文「群儒駿賢」而言，若原文為「友朋自遠」或「朋友自遠」，則原文自與前「群儒駿賢」文義詞性相對，不必復加改易；今易作「朋徒自遠」，有「朋」字而無「友」字，蓋可推測其所本《論語》原文亦當為「有朋自遠方來」。

〈甘陵相尚府君之碑〉圖例（文字內容即上碑文加框者）：



此碑應是東漢時期所刻立，北魏時被斷作墓門，現僅存其中兩段，民國十一年河南洛陽出土，現典藏於河南博物院。

關於此碑之建立年月，王國維《觀堂集林》謂：

此碑額署甘陵相，其人必在東漢桓帝（劉志）建和元年（147）清河國改為甘陵之後，


而立碑又在其後，當在後漢末矣。⁴³

是此碑豎立之年，與前述〈婁壽碑〉時間相仿，據此益能證明東漢時代之《論語》傳本，首章文字本即作「有朋自遠方來」，確然無疑。



二、「有朋」之涵義析論

「有朋」一詞，所指何屬？前述歷來學者所論，有以為「弟子」者，有以為「朋友」者，抑或「朋」自有其涵義者。

就文字學而言，「朋」之與「友」，其本義不盡相同。「朋」字之義，自來說法有二：一是根據《說文解字》「鳳」下說：

，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以此立言，則「朋」之義為「群從之人」，既為「群從」則必有其首領，以鳥言之，是為鳳；以人言之，君師是也。

二是根據古文字學，甲骨文「朋」之字形作 ，金文作 。象以繩貫繫泉貝成串之形。在先秦典籍中，《易·損》卦：「或益之十朋之龜。」《詩·小雅》：「錫我百朋。」毛傳曰：「五貝為朋。」皆是此義。然無論主張何種解釋，「朋」義皆指因外在某種條件而聚合成群者，皆曰「朋」。

其實，朋友之「朋」，古文字自有本字之「𡥉」，从人从朋，朋亦聲。《趙曹鼎》中有「用鄉（饗）𡥉友」，《王孫遺者鐘》「及我𡥉友」，此「𡥉」字《說文》說「輔也」，此字後來不用，文獻多借「朋」為之。

⁴³ 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64年3月臺景印），頁1227，〈甘陵相碑跋〉。

《趙曹鼎》↓



《王孫遺者鐘》↓



至於「友」字，《說文》以為乃「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⁴⁴ 因形見義，「友」者能手牽手，同心協力，互助相交者也。《禮記·儒行》篇有一段文字陳述所謂「友」者，其文曰：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是故古人皆以為「同志為友」，既能「同志」，每多親近，故亦多有相處而聚居者。

然則「朋」之與「友」，渾言不別，散言有異。朋疏而友親，朋先而友後；朋外繫而友心連。若從正向發展，因朋而成友者，乃進德修業之朋友；若從負向擴張，緣朋以結黨者，則計較利害之朋黨。

考之於先秦典籍，對「朋」、「友」、「朋友」之用法，亦可概見。即如《尚書》，「朋」與「友」並無連用者，用「友」者如：〈盤庚〉「至于婚友」、〈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召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牧誓〉「我友邦冢君」等，皆有正向親近之義。至於用「朋」者如：〈洪範〉「無有淫朋」、〈洛誥〉「孺子其朋」、〈益稷〉「朋淫于家」，均屬負向聚合之意。

從《易經》而觀之，經中唯有〈兌〉卦〈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朋友」連用，其他則皆分別用之。如：〈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所謂「三人行」指該卦之六三、六四、六五之三爻；「一人行則得其友」者，其友乃指上九與六三

⁴⁴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公司，景印經韻樓藏版，2001年10月，增修一版2刷）三篇下，頁117。

有應，是得其友，是友者內在相應之彼此二人也。《易經》中多用「朋」字：〈復·卦辭〉：「**朋來無咎**」、〈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蹇〉：「九五，大蹇，**朋來**」、〈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坤·卦辭〉：「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中「朋來」二次，所謂「來」者是自遠而來；「朋從」當是自遠來從；「朋至」亦有自遠而至之意；而「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此「朋」亦在遠方。由是觀之，《易經》中用「朋」字，皆蘊藏有「遠方」之義。然則，「朋」者疏遠，「友」者近親，此義於古籍中顯而易見。《論語》有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凡言「來」者皆指遠者而來。

至於《詩經》之中，「朋」字單獨使用較少，「朋友」、「友」則頗多。其中「我友」三次，「好友」一次，「諸友」兩次，皆表示與我關係密切之人；「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是親近之也。《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友者在心相連屬也；而最可觀者，若《小雅·常棣》：「兄弟閤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中「朋」與「友」相對於不同情境而用之；家庭有事，復以外來逼迫，則呼「良朋」；事過境遷，太平安定，則兄弟不如友生。可見「友生」親可愈於兄弟，而「良朋」則因時而用之而已。

《禮記·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是「友」可進德，而「朋」則損行。「朋」與「友」，連用義近，獨用有別。《太平御覽》引《六韜》曰：「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⁴⁵ 唐·趙蕤《長短經·霸圖》篇說：

太公說文王曰：「雖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為之。」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以此友天下賢人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謂者也。⁴⁶

趙蕤所引用者，蓋即是《六韜》之文。此段文字，銀雀山竹簡中亦有之。⁴⁷ 此段文字中可見「友」最為親近，「朋」則間接相識而已，「黨」、「羣」則更疏遠。

總以上所得，「朋」、「友」古雖多連用，渾然無甚分別，而當其單獨使用時，則須辨其差異：「朋」者因事而聚合，「友」者緣志以相得；朋疏而友親，朋遠而友近；由朋相輔進德可以成友，由朋相比計利則為結黨。

若據此考之於《論語》之中，「朋友」連用者六章，單用「友」者計 11 章，其中多動詞；

⁴⁵ 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 157，頁 14。

⁴⁶ 唐·趙蕤《長短經》（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四，頁 1，〈霸圖〉。

⁴⁷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民 82 年 4 月初版）頁 394 引〈銀雀山竹簡〉747 號：「友之友胃（謂）之崩，崩之崩胃之黨，黨之黨胃之羣；羣黨崩友皆……。」

獨用「朋」字者唯有首章「有朋自遠方來」而已。

其中〈學而〉：「無友不如己者」、〈子罕〉：「毋友不如己者」、〈衛靈公〉：「友其士之仁者」、〈公冶長〉：「匿怨而友其人」、〈顏淵〉：「子貢問友」、〈為政〉：「友于兄弟」、〈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其「友」字皆為動詞，親近交往之意。〈顏淵〉：「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季氏〉：「樂多賢友」，兩例之「友」為名詞。而〈子張〉：「子游曰：『吾友張也。』」，乃子游指說同門子張之言；〈泰伯〉：「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是曾子謂顏淵也；此二章所謂「吾友」，為同師門之士。據此可知，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同門曰朋」，雖未必為非，而同門亦可以為「友」，同門兼同志之友，方為內外兼得之好友。

《論語》單用「朋」止有一次，以本經而論，無可考較，故必參考他經用法以明之。經前述以《易經》、《書經》、《詩經》之考察，「朋」者因事而聚合，「友」者緣志以相得；朋疏而友親，朋遠而友近。然則，「有朋」必非親近之人可知。

雖然，清代宋翔鳳（1777—1860）撰《論語說義》十卷，其論述《論語》首章「有朋」之義曰：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同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為弟子。〈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為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為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⁴⁸

其說頗受後來學者所引用，蓋因《史記》有云「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之語，故宋氏極力主張「有朋」即指「弟子」。考之宋氏此說，似是言之成理，然所引用《白虎通義》乃「朋友」合用，《孟子》之文止有「友」字，並非單用「朋」字之例。至於《史記》所說「弟子彌眾，至自遠方」，其實乃司馬遷先陳述自從孔子退而修《詩》、《書》之後，孔門變化情狀之結果，然後復加表明之所以「弟子彌眾」之原因，乃因陸續「有朋」自遠方來；其初始時，遠方來朋或慕孔子之名，或聞孔子之德，或探孔子之學，來與相處，切磋講論，而終受孔子之感召教化，拜入孔門，名列宮牆，登堂入室，廁身弟子之列；並非謂遠來之「朋」本即是孔子弟子。況且若此自遠方來之「朋」本即已是「弟子」，則是已然「受業」於孔子，又何必復云

⁴⁸ 清·宋翔鳳《論語說義》（《全清經解》，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皇清經解續編》卷389，頁1。

「莫不受業焉」；可知遠來之「朋」本未「受業」，既來之後，其可者則始「受業」為弟子也。

事有先後，因果相繼，「有朋」遠來之時，尚不必然為弟子；蓋由「朋」而成「友」，由「友」進而為「師弟子」。宋翔鳳解讀《史記》有誤，而持作論據，是不足以為正確論述，其說可以休廢矣。

《呂氏春秋·孟冬紀》有一段文字，可以對比而觀之。其文曰：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⁴⁹

此段文字中所述，正是既受業於孔子之弟子因事辭別返家，復從遠方返來之事，既已是弟子，故孔子必知悉其家庭成員，由是以不同之禮儀方式垂詢狀況，並以示教，關切之情，溢於言表；與「有朋自遠方來」之「樂」不相侔。雖《呂氏春秋》所記未必是事實，然亦可以觀察古人記事用語之情狀；兩相對比，其差異可以概見。

陸、補論：「方來」辨

在前述清代新解釋時，曾提及考據學者俞樾，從新議中再提出新問題。俞樾於《群經平議》中，除主張「舊本是『友』字。…『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即可見矣」之外，復以為「方來」當連文解釋，而非「遠方，來」。其論曰：

「有朋自遠方來」〈學而〉。……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即有並義。《淮南·汜論》篇曰：「乃為審本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尚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並來。…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如《周易》「不甯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此，其說各具本經。⁵⁰

「方」字於古代文獻之中，涵義甚夥，如俞樾所言《尚書·微子》「小民方興」，其義訓「並」是也。又如《晏子春秋·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章第十曰：「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此「方來」為「剛才來」之意。亦有以「方」為「方域」、「方國」、「方向」者，若《毛詩·大雅·下武》「受天之

⁴⁹ 漢·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十，頁13，〈孟冬紀·異用〉。

⁵⁰ 清·俞樾《群經平議》（《全清經解》，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春在堂全書本）卷三十，〈論語一〉，頁1AB。

祐，四方來賀」。

今考俞樾所引用經典中「方來」之例，雖俞樾謂之「其說各具本經」，然實際考察本經，並非如是者；如《易經》「不甯方來」一例，《易經·比》卦曰：「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孔穎達《正義》疏云：

不寧方來者，此是寧樂之時，若能與人親比，則不寧之方，皆悉歸來。⁵¹

此解釋作「不寧之方，皆悉歸來」，則是「不寧方，來」也。王弼注解〈彖〉辭「不寧方來，上下應也」曰：

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親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則不寧之方皆來矣。⁵²

王弼解此說「不寧方所以來」、「不寧之方皆來」亦是以「不寧方，來」而為說，並無以「方來」連讀解釋。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卷三引干寶、虞翻之說亦然；⁵³ 然則以經典原意觀之，實無「方來」連讀解釋者。

至於《尚書·梓材》「兄弟方來」之例，考之於《尚書正義》，於「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一節下說：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⁵⁴

孔《傳》以為此「兄弟方來」，是國君能親仁善鄰，使諸侯國親如兄弟，如此則「萬方皆來」朝享；則此「方」為「方國」之義。孔穎達疏之亦如是。宋代林之奇《尚書全解》於此句之解說曰：

此庶邦所以莫不來享，而其來享也則和協輯睦，若兄弟之親，各以其方而來至於王庭

⁵¹ 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周易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三，頁6。

⁵² 魏·王弼《周易註》（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三，頁6。

⁵³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三，頁15。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麗也。…天下歸德，不唯一方，故曰「不寧方來」。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虞翻曰：『水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為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

⁵⁴ 漢·孔氏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十三，頁39，〈梓材〉。

也。⁵⁵

林之奇所謂「方」，乃「方國」、「方域」之意，與傳統二孔無異。至南宋朱熹弟子蔡沈奉師命撰寫《書經集傳》，始倡為新解曰：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⁵⁶

可見以「方來」連讀解釋者，始於蔡沈《書經集傳》，其解作「方方而來」，即是紛紛並來之意。俞樾之說蓋濫觴於此。

先於俞樾而主張「方來」連讀解釋者有戚學標（見前述），亦舉《易·困》卦「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為說。考之於《易經正義》，王弼註解此文說：

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處困，以斯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

⁵⁷

此明顯可之王弼解釋此句，是「朱紱方，來」，「朱」為南方之色，故曰「南方之物」，又云「異方」，是此「方」為方域、方向之義。孔穎達疏無異議，其他諸家研究《易經》學者，大多作如此解說。自宋代程子《易傳》，方創為新說曰：

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⁵⁸

程頤之說，謂「方來」為「方且來」，即是「正要來此」之意。此解雖不作「紛紛並來」義，然同為新說一也。可見自從宋代以來，解經者勇於創新說以詮釋經文，雖時有所得，改正陳痼，然所持論亦未必皆確鑿可信。

茲以《易·比》卦「不寧方來」為對象，論其是非。考《詩經·韓奕》有「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之句，其中「不庭方」者，歷來解釋多作「不來朝於王庭之方國」，蓋不順服於朝廷，每每作亂，使國家不安寧；則「不庭方」與「不寧方」其義無以異；故王安石以為「不庭方謂不寧侯也」。⁵⁹《毛詩正義》於此下曰：

⁵⁵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九，頁52。

⁵⁶ 宋·蔡沈《書經集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四，頁57。

⁵⁷ 魏·王弼《周易註》（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五，頁17，〈困〉卦「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⁵⁸ 宋·程頤《伊川易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四，頁？。

⁵⁹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27，頁45，引王安石之說。

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⁶⁰

鄭玄解釋「不庭方」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是「方」字與「不庭」連讀，非常明確。朱熹《詩集傳》謂「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⁶¹可見「不庭方」乃自古以來即是成語。若以此「不庭方」對比《毛詩·大雅·常武》之文曰：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闢如虓虎。……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此詩乃記周王率師征伐不來朝貢之徐方，戰爭得勝，徐方歸順，於是「**徐方來庭**」。此句若稍加調整，可作「徐庭方來」，即是「願意朝拜王庭的徐方國來了」，語法與「不寧方來」無異；可見此「方」與「來」不得連讀解釋，「方」作「方國」、「方向」解，不可作「紛紛並陳」義解。《尚書·梓材》「兄弟方來」之例亦然。

何況古籍之中，「某方來」之語句不少，其中多必須解作「方國」、「方向」者，不與「來」字連讀。如：

《禮記·月令》：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孟子·滕文公上》：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墨子·迎敵祠》：**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

《莊子·山木》：莊周遊於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顛而集於栗林。

《韓非子·十過》：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

《呂氏春秋·孟冬紀》：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

⁶⁰ 漢·鄭氏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五，頁89。

⁶¹ 宋·朱熹《詩經集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卷六，頁18。

方來者，皆離吾網。」

其中最值得分析者為《莊子》之句，「自南方來」若以俞樾之解釋，似亦可能，《詩經》有「凱風自南」、「飄風自南」之語，然文中明顯指出「一異鵲」，其數止於「一」，不可能「並來」。復加上前述《呂氏春秋·孟冬紀》「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盧文弨所引《呂氏春秋·貴直論》「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所指對象亦止於一人而已，然則「自遠方來」不可解作「自遠處並來」，可以確定。戚學標、俞樾之說，不可成立，不足為據。

柒、結論

由以上所鋪陳論述，可知《論語》首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節，自漢代以來，文句皆如是，無甚異說。縱然陸德明於《經典釋文》中提及有或作「友朋自遠方來」者，亦以為非是。迨及金朝王若虛首倡異議，至於清代考據之風，促使此一新議論據彌增彌備，直欲取傳統之說而代之，致使真有以此直接改動經文為「友朋自遠方來」者。民國以來，諸家學者對此每多折衷之論，未作探蹟鉤沈。

本論文遍考此議題之歷史衍變軌跡，分析傳統、新議兩造之論據，搜尋新出之材料，運用訓詁之方法，逐一檢視箇中情節，仔細考究文義之可信度，執中不偏，終得其樞竅。

首先以漢碑〈婁壽碑〉、〈甘陵相尚府君碑〉等引用《論語》文句，建立「有朋自遠方來」乃自來《論語》之原文；又破除新議所據《白虎通義·辟雍》篇所引用《論語》不可靠，陸機〈挽歌〉乃文學之詞，未必可信；因而確立《論語》原文本即作「有朋自遠方來」，證實陸德明《釋文》所言正確。

復就古籍中如《易經》、《詩經》、《尚書》考察，得知「朋」、「友」二字之涵義與用法：合用無別，獨用有差；「朋」因事而聚合，「友」緣志以相得；朋疏而友親，朋遠而友近，朋先而友後；故知《論語》「有朋」一詞，所指必非親近之人。以是立論，則「有朋」不可以解釋作「弟子」。宋翔鳳據《史記》為說，實則乃誤解《史記》文辭，倒果為因。

最後辯駁俞樾「方來」解作「並來」之新讀法，論證此句本應讀作「有朋自遠方，來」。至是則歷來異議怪說，一概掃除，或可歸於一致矣。

據以上所得之論證與「朋」、「友」之意涵義蘊，以詮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節，筆者以為當如下所謂：

有某士人，或慕孔子之名，或聞孔子之德，或探孔子之學，自遠方前來，共相切磋，講習進修，如此亦可使夫子喜樂形於色！

補充說明，朱熹以為此章乃就「教者」而言，亦即指此乃「夫子自道」之語；蓋若就弟子而論，其學未成，其德未彰，其名未著，不足以招徠遠朋前來。故若以弟子為對象而言，則其文義扞

格不倫；是必以孔子為敘述主體，方能符合語境。

參考書目

一、古籍文獻

- (漢)孔氏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公司，景印經韻樓藏版，2001年10月，增修一版2刷)。
- (漢)鄭氏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漢)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漢)班固《白虎通義》(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周易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魏)王弼《周易註》(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魏)何晏集解，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義《論語注疏》(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唐)趙蕤《長短經》(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歐陽修《集古錄》(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劉敞《公是七經小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程頤《伊川易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程頤《程氏經說》(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張栻《論語解》(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朱熹《詩經集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朱子《論語集註》(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蔡沈《書經集傳》(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洪适《隸釋》(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金)王若虛《滹南集》(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清)顧炎武《唐韻正》(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 (清)陳鱣撰《論語古訓》(《全清經解》清嘉慶元年刻本)。
- (清)翟灝《四書考異》(《全清經解》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十一年補刊《皇清經解本》)。
- (清)武億撰《群經義證》(《全清經解》清嘉慶二年授經堂刻本)。
- (清)阮元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論語校勘記》(《全清經解》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咸豐十一年補刊皇清經解本)。
- (清)洪頤煊《讀書叢錄》(《全清經解》，清道光二年富文齋刻本)。
- (清)臧庸《拜經日記》(《全清經解》，清嘉慶二十四年武進臧氏拜經堂刻本)。
- (清)梁章鉅《論語旁證》(《全清經解》，清同治十二1873年刻本)。
- (清)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全清經解》，清光緒七年江蘇書局刻本)。
- (清)臧學標《四書續談6卷》(《全清經解》，清嘉慶刻本)。
- (清)俞樾《群經平議》(《全清經解》，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春在堂全書本)。
- (清)戴望《戴氏注論語》(《全清經解》，清同治刻本)。
- (清)馮登府《論語異文考證》(《全清經解》，清道光十四年廣東學海堂刻本)。
-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全清經解》，清同治刻本)。
- (清)宋翔鳳《論語說義》(《全清經解》，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
- (清)俞樾《群經平議》(《全清經解》，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春在堂全書本)。
- (清)徐灝《通介堂經說》(《全清經解》，清咸豐四年刻本)。
-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全清經解》，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

二、近人著作

-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1月修訂版第六印)。
- 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64年3月臺景印)。
-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82年4月初版)。
- [日本]竹添光鴻《論語會箋》(《崇文叢書》，日本大正十四年東京崇文院排印本)。
-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2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第3刷)。
- 黃懷信：《論語新校釋》(三秦出版社，2006年)。
-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明倫出版社，民國60年10月初版)。

楊樹達《積微居論語疏證》（臺灣大通書局，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再版）。

謝冰瑩、李璫、劉正浩、邱燮友註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國65年5月修訂六版）。

三、網路資源

維基百科網頁

北京愛如生電子資料庫公司：《全清經解》資料庫。